

復活

復活是托爾斯泰在晚年思想轉變以後的一部結晶。原著出版於一八九九年，那時他已經是七十歲了。這部書很能代表他晚年的思想。因為當他寫這部書的時候，他在精神上突然起了很大的變動。他突然由藝術家一變而為道德家。他以小說當作宣傳主義的工具，不復為一種藝術的創作。

復活便是托爾斯泰在這種變動以後的作品。也可以說是他精神生活歷程的象徵作品。復活的主人翁南黑留脫夫，早年曾戀愛過一個女郎，後來又棄去不顧。她因此墮落了。到後來，南黑留脫夫做了某法庭的陪審官時，恰巧她因犯了殺人罪的嫌疑，到法庭上來。他見了她，突然由內心發出了極痛苦的感覺。於是，他開始變了。她方想挽回以前的過失，把她從墮落的深淵裏救起。她被判決，流放到西比利亞。他犧牲一切，也跟她去，並要求和她結婚。但她拒絕了，另嫁了別人。同時，南黑留脫夫便在獄中，和自憐的情感中所激了。這部小說的特點一方面是他藝術的精美，他以為他的天才不朽的筆法，把故事寫得非常動人，而精緻可憐，為宣傳式小說的代表作。他方面是他藉藝術為宣傳一種宗教的工具。他想像故事中所蘊藏着的極大的思想，把基督教的教義介紹給人，引導走上得救的路。這便是他「為人生而藝術」的極端主張。作者托爾斯泰（Leo Nikolaeitch Tolstoy）是俄國著名的文學家，生於一八二八年。他和屠格涅夫一樣，自幼便在貴族的家庭里，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當過高加索的國家軍軍隊裏服役，是過着極其豪華的生活。他到

他不但是個理想家，而且還是個實行家。晚年住在，
但被他的夫人所阻止了，沒有成功。他要實行勞動得食
求另一個更理想的生活，不料就在當年，卻因犯肺炎症而

早死。享年八十三歲。

主義。他想把他的大家產分給農民，
一九一〇年早春，他突然離開家庭去尋

馬史綠娃的案子在兩星期以內就要提到大理院去了。南黑留脫夫便預備到彼得堡去，倘若控告被大理院駁回，那麼他便要向皇帝上訴，這是擬那呈文的律師替他想的法子。這個案件依律師的意見，上訴恐怕不會有結果的，因為上訴的理由並不十分充足，假使上訴一失敗，馬史綠娃等一千人犯在六月初邊就要動身，所以南黑留脫夫必須去看一看他的田產，並在那裏結束一切，預備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亞去，這是他決心要去做。他最先到黑土縣境裏最近的一處大田莊那裏去，這處田莊名叫柯希明希奇，他收入的款項一大半都是從這地方得來的。

南黑留脫夫童年時和少壯時都是住在這田莊裏的，以後又來過兩次，有一次是因為他母親的意思，帶了一位德國的管事和他一塊兒到那裏去調查產業。所以那裏的一切情形和農夫們與辦公處（就是對於地主）的關係，他老早就很熟悉了。農夫們對於地主的關係就是完全依賴着他的管理的。這些事情南黑留脫夫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知道了，那時候他信認並且宣傳亨利佐治的學說，還根據着這種學說，把他父親所遺留下的田產全數分給農夫們去了。但是自從他服役軍隊之後，便學會了每年要耗費兩萬盧布的習氣，那時候以前的那些知識在他的生活裏並不算重要，當然一齊忘掉了；他不但自問，他母親所許他的錢財是從那裏來的，並且還去回憶這件事情。但是在他母親死了以後，他必須承繼並管理那些財產，這又提起他對於土地私有的問題來了。幾個月以前南黑留脫夫便要向自己回答說沒有力量來改變一下事物原來的秩序，管理產業的人並非是他自己，無論怎樣，他還是要遠遠的離開那些田產繼續的住着，把錢財都給他送來，總要使他心中暢快。可是現在他卻下了決心，雖然他將要到西伯利亞去，還要和牢獄世界發生一些複雜的，與困難的關係，爲着這個，當然還需要社會上的地位，而最要緊的卻還是銀錢，但是無論如何，他總不能夠依照原來的計劃去辦理這件事，而應當損害着自己，加以變更的。所以他決定不再去經營那些田地，即用賤價來租給農夫們，讓他們去耕種，並且使他們能夠離開地主而獨立。南黑留脫夫拿着一個租主的地位來和一個租主的地位來比較一下，便以爲租給農夫們田地，代替着雇

工來耕種田地，和奴主們由農奴中抽償金來代替工人的舊制度是一樣的。這還不是解決那個問題的真正辦法，不過是走向解決的初步罷了；不過是從一個較為野蠻佔有的方法轉移到一種不野蠻的方法罷了。這便是他心中想去做的。

南黑留脫夫在下午到了柯希明希奇。他要勉力去把他的生活簡樸化，所以竟連電報都不發了，僅是在驛站裏雇用一輛車。車夫是一個少年，穿着一件紫色花布的外褂和極長的背心，下面繫着一條帶子。他非常喜歡同老爺們談天，他們談到高興的時候，竟使那氣喘喘的白馬和那上駕的瘦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這種走法是他們時常所喜歡做的。

車夫談起柯希明希奇的管事來，卻不知道他的車上所坐的正是那個管事的主人。南黑留脫夫也安着心不告訴他自己是什麼人。

那個車夫（他曾經到過城裏，讀過小說）在車箱旁邊坐着，用手拿着他那長鞭，竭力在那裏誇耀着他的技藝，說道：「那個驕傲的德國人有三匹黃色的馬，他同他的太太趕着車子走出來的時候……啊，我的那座大房子裏每逢聖誕節便有一棵聖誕樹。我載着幾位客人到那裏去。屋裏面還有電燈喇；在整個的縣城裏你也不能夠看見像這一類的東西了。他弄了許多錢。可怕呀！所有一切的事務都在他的權力之下。我還聽說他曾買了一處很好的田產呢。」

南黑留脫夫自己實在漠不關心到那個管事爲他管理田地的方法，和他從中所獲得的進益上面去。但是他聽着這穿長背心的車夫所說的話，他就不快活起來了。

他很贊歎那日天氣的美麗，只見濃厚的黑雲彩時時把太陽遮了起來；田野間的農人們正在各處鋤着嫩麥；百靈鳥正在那深厚而碧綠的草地上翱翔着；樹林中除去晚橡樹外，全都展開了嫩綠的葉子；牲口和馬匹都在牧場裏吃草；遠處的田畝也都在耕犁了……可是他有的時候又憶起那沒趣的事情來，當他自問那是些什麼東西的時候，便又憶起那個車夫所講的那個德國人如何管理着柯希明希奇的說話來了。

等到他到了柯希明希奇，他便開始工作，那種沒趣的情懷也就沒有了。

他談了一……說農夫們自己都沒有田地，他們一齊歸在地主的田畝了；他又

的工人用着新式的機械在耕種着其餘的三分之一是給農夫們耕種的，每畝田祇費五個盧布的工資。就是農夫們必須把每一畝田犁三次，耙三次，撒上種子，刈好稻穀，還要收拾好了送到打穀場去，才能得到五個盧布；可是雇的工人們做的是同樣的，自由的工作，卻最少可得着十個盧布的工資。農夫們由田產處所取用的一切東西，價格都十分高，他們都用工作來補償。他們用工作來抵償樹林、葡萄秧、和草地等物件的使用；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欠那辦公室裏的債了。除去農夫們租去耕種過的田畝之外，剩下的田地假如按五分利息放出去，那麼還可以生產出來，卻也如此的多抽農夫們四倍的價值。

這些事情南黑留脫夫以前完全知道的，可是現在他卻另外換了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他奇怪着何以自己，和在他這同樣地位上的別人，能够忍着心眼見着那種酷刻的條件。那管事的辯駁認為假如把田地租給農夫們，那麼那些農具便不能再事生產，就連他們的四分之一的價值也拿不出來了；農夫們再隨便的把田地毀了一下，南黑留脫夫可就要受到很大的損失了。但是這種辯駁反而堅定了南黑留脫夫的意志，以為把田地租給了農夫們，和這樣的剝奪自己收入的一大部份是做一種善事。現在他已經決心趁着自己在這裏的時候，立刻便把這件事情辦好。米糧的收穫和出賣，農具和沒有用的建築物出賣——這些全都是管事在他走了以後所應當做的事情。他又吩咐管事在第二天召集柯希明希奇田莊中三個鄰村的農夫們到這裏來開一個會，以便把他的意見在會上向大家報告一下，並且給他們設定租賃田地的時間。

南黑留脫夫既已有了一種反對管事的辯駁所表示的決心和爲着農民們而犧牲的準備，心裏不由得十分爽快起來，便離開了辦公所走出來，再三的尋思前途的事情。他繞着屋子踱去，穿過那年久失修的花園——今年的花完全都種到管事屋前去了——生滿了蒲公英的網球場，又沿着菩提樹蔭下面的路，他以前時常在這地方吸煙，還曾經和美麗的喀麗穆娃（他的母親的賓客）在這裏賣弄過風情。預備對農夫們的演說，他在心裏已經打了一個草稿，後來又和管事談了一回話，喝茶後他又把自己的思想重新整理一番，他走到大公館中爲他預備着的屋子裏去，這間屋子是從前作爲接待賓客時用的。

那間潔淨的小屋裏的牆上掛有威尼斯（詩）的風景畫，在兩扇窗戶中間懸着一面鏡子，放着一張潔淨的牀，牀上鋪着

彈簧的褥子，牀旁還有一張小桌，上面放着玻璃茶杯、燈兒，和一個熄燈的小吹筒。鏡子旁邊，又放了一張桌子，桌子上放着他那已經打開了的皮包，皮包裏面裝着他的鏡匣子和幾本書。一本是俄文的「刑律通詮」，一本是德文，還有一本是英文，這幾本書的題目都是同樣的，這些書是他預備在鄉間旅行的閒暇時候讀的。可是今天已經太遲，不能夠讀了，他急忙收拾着睡覺，打算明天早晨早一點起來，預備去同農夫們會面。

屋的角落裏放着一把烏木鑲花的舊圈椅，南黑留脫夫一看見，便又憶起這把椅子從前曾經在他的母親的臥房裏面放過的，他的心靈裏就突然激起了一種意想不到的情感。他想起這間屋子就將頹毀，花園便要荒蕪，樹木就要砍倒，又想起田場、馬房、草舍、機械、馬匹和牛羣等東西來，這一切東西，雖不是他的，卻也知道這是費了許多心力所得到的，和所保有的，於是他的心中忽然又憐惜起來了。要把那許多東西完全盡棄，看來固然是極容易，可是現在卻不但是送掉那許多東西，就連出租田地 and 喪失他收入的一半也都覺得難做到了。他立刻又生出一種理論，表明他租田地給農夫們而毀棄他的產業都是無意識的事情。那時候他的心裏便有一種聲音在說道：『我必須要維持我的田產。可是假如我在田地上不佔有這些產業，那麼我將不能夠保持着這許多房屋和田地……但是那時或者我已經到西伯利亞去啦，那麼房屋既然用不着，田產也就用不着了。』他心中又有另外一種聲音說道：『這些事情都是這樣的，可是你並不是要把你的一輩子完全消磨在西伯利亞啊，你總得結婚，生育兒女，並且還要好好的把產業交給他們，正像你接受來的時候的情形一樣。對於田產呢，也負有一種責任，捐棄牠，或是把一切都毀掉，那都是極容易的事啊，可是假如再想得到牠，就很困難了。無論怎樣，你得先想一想你以後的生活和你自己將要去做的事情，還有你的產業也得安排安排的。你是憑着你的良心做去呢，還是因為要對人誇耀才去做的呢？』南黑留脫夫這樣的自問自答了起來，不能不自認他的這種決意是被人家將要對他議論的思想所感動的了。他越是在想着這件事，問題就越來得多，又似乎越加不得解決。

他想睡覺，自己打算摒去了那許多思想，等明天早晨腦筋清醒的時候再去解決那些問題，因此他就在那潔淨的牀上躺了下來。可是睡了半天，再醒來，他覺得腦筋更煩躁了。他想起那間格格格的蛙聲夾着園中一對夜鳴鳥的叫聲（有一隻落在靠窗的丁香樹的花

間。隨着清風和明月透進屋來，南黑留脫夫靜聽着蛙和夜鳴鳥的叫聲，便就想起那個驛吏的女兒，和驛吏自己的音樂來了。這又使得他想起了馬史綠娃。當她說着『你得完完全的將牠捐棄』的時候，她的嘴唇就像蛙叫似的顫動起來了。那時候管事的那個德國人就走下來到蛙那邊去，應當把他拉住，可是他並不下來，而且變成了馬史綠娃，走過來譴責南黑留脫夫道：『你是一位侯爵，我卻是一個囚犯。』『不，我絕對不服從你。』南黑留脫夫想罷，自己就醒了，不由得自問自道：『好我做的是錯呢，還是對的呢？我並不知道，我也不願去考慮了。那統統是一樣的，我得好好的睡覺了。』他自己就下降到那個和馬史綠娃所爬着的地方去，而那裏也就一切都完了。

第二章

南黑留脫夫早晨九點鐘就醒了。侍候主人的年輕書記一聽到南黑留脫夫起身，便把鞋子和水拿來給他，鞋子閃閃的發着光，水是極清的冷泉，他又向他報告着說農夫們都已聚集在這裏了。南黑留脫夫跳下牀來，把他的思想集中一下。對於昨天那種捐棄他的財產和那種毀壞牠的惋惜之感，早已消滅得影蹤毫無了。他記起那種憐惜的情感，反而倒吃驚起來，他欣欣然的樂觀着前途的工作，甚至於不知不覺的自驕起來了。

他能够從窗子中間看到滿生着蒲公英的舊網球場，農夫們都已聚集在那裏了。昨天晚上的蛙果然叫得有因；今天的天色很陰沉，一點兒風也沒有；只見晨光裏面灑着柔軟溫暖的小雨，水點兒掛在樹葉、樹枝和小草上面。除去清新的植物味兒以外，還有一種潮溼的氣氛從窗子裏穿了進來，足見雨還得落呢。

南黑留脫夫在穿衣服的時候，幾次向外邊望那聚集在網球場上的農夫們。只見他們一個挨一個的來到，脫去他們的帽子，互相鞠躬着行禮，圍繞着站成一個圓圈子，各自撐着棍子說話。那管事是一個健壯堅強的胖少年，穿着一件帶有大鈕扣的深綠色的粗絨短衫，他走過來稟報說農夫都已聚齊了，正在那裏等候着，請南黑留脫夫不妨吃過了早飯再出去——茶或者咖啡兩種都已預備好了，隨便他喜歡吃那一樣。

南黑留脫夫一想到自己立刻便要與農夫們談話，就生出一種不期而來的畏縮和羞澀的感覺來，他說道：『不，我想我最好立刻便去見他們。』他打算去滿足農夫們的願望，這事情是他們連想都不敢想到的。賤價租田地給他們，可算是賈賜他們一個很大恩典了；然而他還覺得有點兒慚愧。當南黑留脫夫走到農夫們那裏去的時候，白色的頭髮和禿頭，和灰色的頭，一齊都在他面前動將起來了，他倒覺得十分的模模糊糊，竟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細細的小雨仍舊在下着，落遍了頭髮上，鬍鬚上，和人們粗外衫的袖口上面，存留着，農夫們都睜大了眼睛注視着主人，等候他說話，可是他十分羞澀，竟說不出一句話來。這種不自然的靜默，卻被那位羞澀而又自信的德國管事打破了，他自命是一個管理俄國農夫的能手，他說得——

口很好的俄國話。這個吃得過多的胖子和南黑留脫夫自己，和那些皺皮瘦臉的人對照着，肩膀骨突出外褂的農夫們便都現出一種奇怪的形狀來。

管事說道：「這裏是這位侯爵，他打算賞賜你們一些恩惠……把田地租給你們，不過你們卻很輕易罷了。」

「華希納·凱里奇，我們怎麼不便易？我們不替你做丁麼？我們都極滿意那位已經去世的太太——上帝安放了她的靈魂！」現在少主侯爵卻不見棄我們，我們很謝謝他呢。」這是一個紅髮多話的農夫所說的。

又有一個肩胛闊大的農夫說道：「我們沒有一毫忤逆主人的事情；我們的痛苦是在缺乏田地，不穀過活的。」

南黑留脫夫說道：「對了，這就是我要招集你們到這裏來的緣故。我情願讓你們隨便的把所有田地完全都租了去。」農夫們一聲也不響，好像他們既不懂得，又不相信這件事一般。

一個中年人問道：「把田地租給我們——是什麼用意呢？」

「租給你們田地，你們便可以出賤價使用牠。」

一個老頭兒說道：「真是一件十分合式的事情。」

又有一個人說道：「要是租價僅僅是我們出得起的。」

「我們不應當租田地的一件事，真是毫無理由啊。」

「我們都是慣常的依賴耕種田地來生活的。」

又聽見幾個聲音在說道：「你也稍稍安靜一點罷。除掉收租以外，你也就沒有什麼事了。不過你現在去想想你所有的一切罪孽和虧損罷。」

管事說道：「罪孽全都在你們的身上。假如你們辛勤懇的爲你們的工作盡力，又遵守秩序……」

一個尖尖鼻子的老頭子說道：「那是我們所辦不到的。你說：『你何以要讓馬跑進穀裏去呢？』但是什麼人把牠放進去的呢？我在那麼長的日子裏，鋤着鐵刀或者這一類的東西，直到那日子彷彿是一年似的長久，所以晚間在看守馬匹的時候，我便睡着了，馬匹跑進穀裏去。」

「要來剝我的皮了。」

「好呀，你們應當守秩序才是。」
個黑臉，多麼身材高，中年人說道：「你講秩序倒是極易的事，可是我們卻就受不了了。」

「我沒有對你說去修一個籬笆麼？」

一面面貌誠實，身量低小的農夫說道：「那麼給些木材讓我去做啊。去年我要裝設一個籬笆，便斫掉一株嫩樹，你就把我拘禁了三個月在監獄裏面候蟲子。」

南黑留脫夫回身對管事問道：「他說些什麼事情？」

管事操着德國話答道：「那個人是村裏最著名的賊。他每年在樹林裏偷取木材，給我把他捉着了。」接着又回頭對那個農夫繼續說道：「你必須要學着尊重別人的財產啊。」

一個禿頭的老頭子說道：「怎麼啦，難道我們不尊重你麼？怎麼啦，你可以用一根繩子把我們絞了起來；我們都在你的手掌中間。」

德國人說道：「唉，我的朋友，決不會羞辱你們的。你們怕還準備來羞辱我們呢。」

「你實在羞辱我們。你沒有打過我的嘴巴麼？打過後卻什麼事也沒有。法律好像對於有錢人是無效似的。」

「但你卻應該按着法律去做。」

顯然是開了一場舌戰，連加入戰團的人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爲的什麼緣故；可是這方面是爲恐怖所限制着的痛苦。他方面是一種責任和權力的意識，這是極可注意的。南黑留脫夫盡力把所有的這些話一齊聽過了，所以他便回到討論租價和租期的問題上面來。

「現在很好，關於田地的事情怎麼樣呢？你們願意得着牠麼？如果我願意把田地完全租給你們，你們打算付幾多價錢呢？」

「財產是屬於你的，價錢當然由你自己規定。」

南黑留脫夫就把數目說出來，那價格雖是比鄉公所定的價格低得多，可是農夫們還是說太貴，於是就照着常例和他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在他那潮溼的前額的頭髮上，和都已用刀裁開來的，放在窗檻上面的紙張上面。

「插……罷……蔡源插……罷……蔡源」這是從河上傳來的一種聲浪，婦女們正在那裏洗濯衣服，用棒槌按着規律的節拍捶打着那些衣服，聲浪四面播散在開塘中間閃閃發光的水面上，河水流下處，聲音好像韻律似的由水閘當中發出一個被驚動的蒼蠅嗡嗡的大聲鳴着，突然掠過他的耳邊。

一剎那間他憶起了多少往事，許多年以前，當他年輕而清白的時候，怎樣聽見開閘合閘的聲音的時候，有婦人們用着木棍槌打那溼衣服的聲音，春風怎樣一般一樣的吹在他那潮溼的前額的頭髮上，和擾亂了那些都已經用刀裁開了的放在窗檻上面的紙張，怎樣恰巧一般一樣的有一個蒼蠅在高聲的鳴着，正好在他的耳邊飛過，他卻又憶起那時他自己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可是他覺得他自己還是那時候的那個同樣的他，還是帶着同樣的爽快和純潔，前程滿有着同樣的遠大無限的可能性，又是在同樣的時候，夢着他知道凡此一切都已歸於無有之鄉，就又覺得萬分憂慮。

總管笑着問道：「你想要在什麼時候去吃一些東西呢？」

「隨便你什麼時候都可以，我不餓。我先要在村裏散步一回哩。」

「那末你不願意走進房子裏面去麼？裏面一切都已收拾好了，請你進去看一看，假使外面……」

「現在不能夠了，謝謝你，隨後再來罷。請你對我說，你知道這地方有一位名叫馬達恰·赫連娜的婦人麼？」（這是兒表霞的姑母的名字。）

「哦，是了，她是在村裏開着一家祕密的酒店的。我知道她的玩意兒，我產制她，並且還辱罵她，可是去不了，她又極爲可憐的一個老太婆，你知道，她還有孫男孫女咧。」那總管說着話，一面繼續笑容滿面，一面表示他奉承別人的盛意，和誇示他的判斷力，以爲南黑留脫夫觀察那些事情正和他自己所觀察的一樣。

「她住在什麼地方？我要上那裏去見見她。」

那總管十分文雅的笑道：「在村子盡頭的地方，較遠的那一邊，倒數第三家。左邊有一座磚房子，她的牙齒是在外面，可是最好還是讓我送你去罷。」

南黑留脫夫說道：『不必謝謝你，我自己能够找到她的，你好好的去招集所有的農夫們對他們說，我要告訴他們關於田地的事情。』他打算在這裏和農夫們訂定了和柯希明希奇那裏同樣的契約，假如時間來得及，就要在那本天晚上辦好的。

第四章

南黑留脫夫走出門來，遇到了那個帶着耳纓的女郎正順着田畦裏走了回來，只見畦地橫伸在牧場中間，場中滿生了萋萋和野草。她繫着一條顏色鮮亮的長圍裙，提起了一雙赤裸的，下垂的腳，快步走着，她的左臂便也在前面搖擺得很厲害。她的右臂在胸前挾着一隻小雞。這隻小雞正在那裏顫着牠的紅冠，看起來非常的安靜；眼睛不時的溜動着，一隻黑腿伸出伸進的在抓着女郎的圍裙。當那女郎漸漸走近主人的人時候，腳步就移動得慢一些，她的跑步也變成常步了。當她走到他面前時，就停住了腳步，搖一搖頭，對他鞠了鞠躬；他剛一走過去，她便又帶着那一隻小雞開始向家裏跑去了。他向那一口井那裏走了過去，又遇到一個穿着粗糙，污穢的衣服的老太婆，在她那彎曲的背上橫着一根車輓，挑着兩隻注滿了水的水桶。那老太婆很小心地放下了水桶，她的腦袋同樣的向後一擺，鞠下躬去。

南黑留脫夫走過了井，便走進了那個村莊了。那一天正是一個光明而炎熱的日子，時候雖還沒到十點鐘，但是已經令人汗流不止。只見雲彩四合，太陽時時為雲彩遮掉。有一種酸臭異常的獸糞氣味，滿佈在街上的空氣中間。這種臭味從走向山邊去的車中發出，可是大部分還是從茅屋裏面透出來的，茅屋的門開着，裏面院子裏堆着攪和了的糞料，這道門卻是南黑留脫夫所必經之路。農夫們一齊赤着腳，衣袴上滿染着糞料，他們回身對着這位高胖的老爺注視着，灰色的帽子上面繫着一條綾綢的帶子，手執閃閃發光的手杖走進村來，走一步便在地上觸一下。但見農夫們坐在空車裏搖搖擺擺的從田間馳了回來，看到這位非常的人走進他們的街道上來，隨着便都極驚詫的脫掉他們的帽子。婦女們也走到門外來，或者是站在茅屋的廊下，互相指點着望他走了過去。

南黑留脫夫走過第四道門的時候，恰巧有一輛車走出來擋住去路，車子上面高高的載着糞料，車輪格格有聲，糞料壓實在上面，蓋着一張席子，上面可以坐人。一個赤着腳的六歲的小孩子隨在車子的後面，他有坐車的希望，便十分歡喜了一個年輕的農夫腳上穿着樹皮編成的鞋子，大踏步引着馬走出院外來。又有一匹灰色的長腿小駒跑出門來，可是一看見南

黑留脫夫，便在車子旁邊靠攏着，不料車輪刮着了牠的腿，於是牠就朝前竄去，掠過了母馬，母馬拉着重載，走出門道，輕輕的嘶叫着。第二匹馬是一個赤腳的老頭子引了出來的，老頭子穿着肩膊，穿了一件很醜陋的短衫和一條破碎的袴子。在堅硬的道上撒遍了灰色小塊的乾糞，當馬匹走到那道路上的時候，老頭子便回到門口處對南黑留脫夫鞠着躬。

「你是我們兩位主婦的姪兒，你不是麼？」

「是的，我就是她們的姪子。」

那多話的老頭子說道：「你竟願意到這裏來探望我們，噲？」

南黑留脫夫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就問道：「對了，我是來探望你們的好啊，你們的日子都過得怎麼樣？」

「我們過得怎麼樣？我們都過得壞極了，」老頭子彷彿給他快樂似的把話說得極長。

南黑留脫夫踏進門裏去問道：「何以這樣的壞呢？」

老頭子說道：「除了這種最壞的生活之外，我們還能有什麼生活呢？」說着就跟了南黑留脫夫走進院子裏蓋着棚的

地方去。南黑留脫夫便站在棚子下面。

老頭子繼續道：「我家中一總有十二個人，」他指着兩個婦人，她們手裏都拿着鐵叉，頭巾也已掀開，捲起了衣服，露出很髒的，赤裸着的腿肚子，她們站在殘餘的糞料堆上，不停的出汗。老頭子又說道：「過不到一個月，我又需要去買六升小麥，可是錢從什麼地方來呢？」

「你自己收穫的小麥不夠用麼？」

「我自己麼？」老頭子帶着一種鄙狹的笑容重複的說着，「怎麼啦，我祇得到三個人的田地，去年我們連聖誕節都還挨不到呢。」

「那時候你們又怎樣辦呢？」

「我們又怎樣辦？怎麼啦，我叫一個兒子出去做工，我就在你這裏借了一些錢，想不到在春節以前我們就把錢都完全用光了，可是稅款還不會付呢。」